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一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李 棻

謄錄監生臣官懋弼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後梁紀五

起疆圉赤奮若七月盡屠
維單閼九月凡二年有奇

均王中

貞明三年秋七月庚戌蜀主以桑弘志為西北面第一
招討王宗宏為東北面第二招討己未以兼中書令王
崇侃為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為西北面

都招討

以伐岐也

晉王以李嗣源閭寶兵少未足以敵契

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 蜀飛龍使唐文扆居

中用事

扆隱宜翻

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

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

素之子會親族于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聞樂聲

怪之文扆從而譖之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

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

文晏為榮經尉

榮經漢嚴道縣地唐武德四年置榮經縣屬雅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一十里

傳素罷為工部尚書以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

樞密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弟也

同曾祖之弟為再從弟從才用翻

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即皇帝位于番禺

漢書音義番禺音藩音愚

國號大越赦改元乾亨以梁使趙光裔為兵部尚書

節度副使楊洞潛為兵部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為禮

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建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

帝父謙曰代祖聖武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

為興王府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

是年三月契丹圍幽州事始見上卷

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

閻寶

班在李存審之下而先書寶者嗣源與寶先進屯洮水而存審繼之也匈奴須知洮水西至易州四十里易州

東北至幽州二百二十里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

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

蹂人九翻又徐嗣又翻陳讀曰陣嗣

源曰虜無輜重

重直用翻

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

虜抄吾糧

抄楚交翻

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

州

趣七喻翻

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

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

水經注聖水出上谷郡西南谷東南流逕大防嶺又曰良

鄉縣西北有大防山防水出其南按易州即漢上谷郡地范成大北使錄自良鄉六十五里至幽州城外北又驛路也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

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晉兵翼而隨之

張左
右翼

而踵其後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

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

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

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

汝種族

此史家以華言譯胡語而筆之於史也胡嶠入遼記曰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行幾一月乃至

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歐陽四夷附錄曰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朔月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西樓門屋皆東向薛史曰西樓距幽州三千里場音亦種章勇翻因躍馬奮

槌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

槌側爪翻陳讀曰陣下同酋慈秋翻長知兩翻

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

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

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

環音患射而亦翻塞悉則

翻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

陳于

契丹陳後將夾擊之也一日以騎兵前進令步兵陳於其後

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

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

審乃趣後陳起乘之

羸倫為翻趣讀曰促

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

北山去

取古北口路而去恭讀曰捲

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

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

流涕

為虜所困得救而解喜極涕流

契丹以盧文進為幽州留後其後

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

殺掠吏民

帥讀曰率下同

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

九域志瓦橋北至涿

州一百二十里涿州北至薊城一百二十里薊音計

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

每入寇則文進師漢卒為鄉導

鄉讀曰鸛

盧龍巡屬諸州為

之殘弊

盧龍諸州自唐中世以來自為一域外而捍禦兩蕃內而連兵河朔其力常有餘及并于晉則

歲遣糧援繼之而不足此其故何也保有一隅者其心力專廣土眾民其心力有所不及也詩云無田甫田維

莠驕驕信矣為于偽翻下為永誓為為吾請為同

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

河朔失守責之

河朔失守事見上卷朝直遙翻

九月落鄩平章事左遷

亳州團練使

當其時不能治也待其入朝而後責之失政刑矣

冬十月己亥

加吳越王鏐天下兵馬元帥

晉王還晉陽

自魏州還晉陽

王

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

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

城肅清

軍城謂晉陽軍城也

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蒲博及給賜

伶人而承業靳之

靳居焮翻吝惜也

錢不可得王乃置酒錢庫

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王指

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宜以錢一

積與之帶馬未為厚也

張承業第七晉王以兄事承業呼之為七哥

承業曰

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

唐人凡為人舞人則以錢綵寶貨謝之謂之纏頭俸扶用

翻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為私禮

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為子

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

何問僕為不過財盡民散無所成耳

晉王他日卒如張承業之言

王

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

索山客翻挽武遠翻引也

泣曰僕

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

朱氏居汴李氏名其為賊

若以

惜庫物死于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

先王謂晉王克用

今日

就王請死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退承業奮拳毆寶路

地罵曰

毆鳥口翻路蒲北翻

閻寶朱溫之黨受晉大恩

言閻寶背梁降晉晉

不殺而寵貴之

曾不盡忠為報顧欲以諂媚自容邪曹太夫人

聞之遽令召王

史書曹太夫人者以見嫡母劉夫人不可得而令其子

王惶恐叩

頭謝承業曰吾以酒失忤七哥

忤五故翻

必且得罪于太夫

人七哥為吾痛飲以分其過王連飲四卮承業竟不肯

飲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

張承業于時官

特進意亦晉王承制授之也

適已咎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至承

業第謝之

史言晉王之在魏皆張承業足饋餉以輔之亦內有曹夫人故承業得行其志

未幾

幾居豈翻

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

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掌書記盧質嗜酒

輕傲嘗呼王諸弟為豚犬王銜之承業恐其及禍乘間

言曰盧質數無禮

間古覓翻數所角翻

請為大王殺之王曰吾方

招納賢才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起立賀曰

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

史言張承業不能言張承業不能

保護士君子

晉王元妃衛國韓夫人次燕國伊夫人次魏國

劉夫人劉夫人最有寵

書晉宮之次者以見其宮中貫魚失序

其父成安

人

成安漢斤丘縣北齊置成安縣唐屬相州時屬魏州九域志成安在魏州西一百里

以醫卜為

業夫人幼時晉將袁建豐掠得之入于王宮性狡悍淫

妬

悍下罕翻又侯盱翻

從王在魏父聞其貴詣魏宮上謁

上時掌翻

王

召袁建豐示之建豐曰始得夫人時有黃鬚丈人護之

此是也王以語夫人

語牛倨翻

夫人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

地相高恥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

不幸死亂兵妾守尸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

命笞劉叟于宮門

父且笞之而何有于君異日李存渥之事無足怪也

越主嚴

遣客省使劉瑋使于吳告即位

是年八月劉嚴稱帝

且勸吳王稱

帝 閏月戊申蜀主以判內樞密院庾凝績為吏部尚

書內樞密使 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蜀主祀圓丘

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

貞明元年晉得魏博

兵始窺河上若以破夾寨為用兵之始則已十年矣

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

州 蜀主以劉知俊為都招討使

見是年七月

諸將皆舊功

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無成功

伐岐無功也

唐文展數毀

之數

所翻

蜀主亦忌其才嘗謂所親曰吾老矣知俊非爾

輩所能馭也十二月辛亥收知俊稱其謀叛斬于炭市

劉知俊懼不容于梁而奔岐懼不容于岐而奔蜀卒亦不為蜀所容挾虎狼之性而附人人必虞其搏噬其能容之乎
癸丑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 壬戌以張

宗奭為天下兵馬副元帥

帝論平慶州功

賀瓌平慶州見上卷

上年丁卯以左龍虎統軍賀瓌為宣義節度使同平章事

尋以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為賀瓌不能拒晉張本

戊辰晉王畋

于朝城

朝城本漢東武陽縣後周曰武陽唐改曰朝城九域志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又三十里

至是日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

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

進攻楊劉城使步兵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

陸佃埤雅曰葦即今

之蘆一名葭葭葦之未秀者也葦即今之荻一名蒹葭
葦之未秀者也至秋堅成謂之葦葦葦小而葦大字說
曰蘆謂之葭其小曰葦荻謂之蒹其小曰葦荻強而葭弱荻高而葭下塞悉則翻

四面進攻即

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先是租庸使戶部尚書趙巖

言于帝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

侯

先悉薦翻

為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

宣陵在河

南伊闕縣故請

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

劉鄩敗見上卷二年

公私困竭人心惴恐

惴之睡翻

今展禮圓丘必行賞賚是慕

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勅敵近在河上

勅敵謂晉也
勅渠京翻

乘輿

豈宜輕動

乘繩
證翻

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

晉書曰郊祀者
帝王之重事所

以報本
反始也

帝不聽已已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

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

扼汜
水謂

扼虎牢
之險也

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

從才
用翻

帝惶駭失圖遂

罷郊祀奔歸大梁

甲戌以河南尹張宗奭為西都留

守是歲閏王審知為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延鈞娶越

主巖之女

為子
偽翻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蜀大赦復國號曰蜀

蜀改國號見上卷二年

帝至大梁

自洛陽還至大梁

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

晉拔楊劉

屬鄆州界又西則濮州界鄆音運濮博木翻

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上

掌翻喪息浪翻

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

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

量音良

先帝之時奄有河

北

開平之間幽滄鎮定魏皆附于梁故云然

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

謂夾寨柏

鄉舊縣之師皆不得志于晉

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

子繼位以來于今十年

開平元年晉王存勗嗣位于今十一年

攻城野戰

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為士卒先一鼓

拔之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

逐寇讐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

黎衆也

別求異策

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驚怯

驚音奴

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

才乞于邊垂自効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吳以右都押牙王祺為虔州行營都指揮使將洪撫

袁吉之兵擊譚全播嚴可求以厚利募贛石水工故吳

兵奄至虔州城下虔人始知之

虔州水行至吉州有贛石之險吳先募水工習

于水道故舟行無礙
注詳見辯誤賴音紺

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

好呼到翻

樂五教翻

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鬪雞擊毬喧呼

之聲

蜀蓋倣長安之制附夾城為諸王宅

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

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為之內主竟不能去

也

張格贊立宗衍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二年惡烏路翻去羌呂翻

信王宗傑有才略

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

主深疑之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

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

築壘自固決河水瀰浸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

謝彥

章梁之騎將也懼晉兵之衝突決河水以限之幽并之突騎非南兵之所能敵自古然也瀰音彌

彥章

許州人也安彥之散卒多聚于兗鄆山谷為羣盜以觀

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于晉

降戶江翻

己亥蜀主以

東面招討使王宗侃為東西兩路諸軍都統

此伐岐東西兩路之

兵也東路出寶雞西路出秦隴

三月吳越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

前年梁加錢鏐諸道兵馬元帥去年又加天下兵馬元帥

夏四月癸卯朔蜀主立

子宗平為忠王宗特為資王

岐王復遣使求好于蜀

岐與蜀絕見二百六十七
卷乾化元年復扶又翻

己酉以吏部侍郎蕭頊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保大節度使高萬金卒癸亥以

忠義節度使高萬興兼保大節度使并鎮鄜延

太祖改保塞軍

為忠義軍高萬興萬金之
兄也兄弟並鎮今併為一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趙光逢告老己巳以司徒致仕

蜀主自永平末

梁乾

化元年蜀改元永平梁
貞明二年蜀改元通正

得疾昏瞽

瞽莫候翻

至是增劇以北

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沈靜有謀五月召還

以為馬步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

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

即謂張格令諸公署表時事

若其不堪大業可寘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

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

預政以全其宗族內飛龍使唐文展久典禁兵參預機

密欲去諸大臣

去羌呂翻

遣人守宮門王宗弼等三十餘人

日至朝堂不得入見

見賢遍翻

文展屢以蜀主之命慰撫之

伺蜀主殂即作難

伺相吏翻難乃旦翻

遣其黨內皇城使潘在迎

偵察外事

偵丑鄭翻伺也

在迎以其謀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闥

入言文展之罪以天冊府掌書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

蜀置天策府見上卷乾化四年將罪唐文展先奪其判六軍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貶

唐文展為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

展削官爵流瀘州在迎炕之子也

潘炕亦蜀主所親任者也入筦樞密出居

方鎮炕苦浪翻

丙申蜀主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

牘專委庾凝績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

宋光嗣丁酉削唐文展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為

內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並受遺

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

唐制樞密使本

用宦

及唐文宸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

蜀主本許州舞

陽人其諸將亦多許人

恐其不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

者始用事

為蜀以宦者亡張本

六月壬寅蜀主殂

考異曰北夢瑣言云余聞宗

弼親史王處琪言建疑信王暴卒唐文宸與徐妃張格陰謀使尚食進雞燒餅因寘毒建疾困大臣魏弘夫等

請誅文宸建曰太子好酒色若不克負荷幸無殺之徐氏兄弟勿與兵權言訖長吁而逝劉恕按舊史貶文宸

後二十七日蜀主始殂疑曹處琪之妄孫光憲從而記之

癸卯太子即皇帝位

名衍字化

源建幼子也

尊徐賢妃為太后

衍母

徐淑妃為太妃以宋光

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宸王保晦命西面招討

副使王全昱殺天雄節度使唐文裔于秦州

貞明二年蜀主遣唐

文宸伐岐遂鎮秦州

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崇官

吳內

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

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

歐史職方考曰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

南宣州曰寧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復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

劔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寧

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偽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

道其因著于今者略著于譜按歐公之時去五代未遠
十國僭偽自相署置其當時節鎮之名已無所考况欲
考之于二三百年之後乎今台州有魯洵作杜雄墓碑
云唐僖宗光啓三年陞台州為德化軍洵乃雄吏時為
德化軍判官者也又嘉定中黃巖縣永寧江有泗于水
者拾一銅印其文曰台州德化軍行營朱記宋太祖乾
德元年錢昱以德化軍節度使本路安撫使兼知台州
台州小郡猶置節度其它州郡從可知矣吳之昌化威
武蓋亦置之境內屬城

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妓渠德

誠遣使謝曰家之所有皆長年

長知兩翻謂年已長也

或有子不

足以侍貴人當更為公求少而美者

為于偽翻少詩照翻

知訓怒

謂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知訓狎侮吳王無

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為蒼鵲總角

弊衣執帽以從

優人為優以一人幘頭衣綠謂之參軍以一人髻角弊衣如僮奴之狀謂之蒼

鵲從才用翻

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

上彈徒旦翻下

彈徒丹翻

又嘗賞花于禪智寺

宋白曰禪智寺在揚州城東寺前有橋跨舊官河

知

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

悖蒲沒翻又蒲妹翻

四座股栗左右扶王

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槓殺王親吏

槓側瓜翻將

佐無敢言者父溫皆不之知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于

徐知誥

以知誥養子也

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

為徐知諫附于知誥以奪

知詢金陵張本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

欲酒欲劔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

足躡尼知誥陽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劔授左右刁彥能

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于中塗舉劔示知誥而還以不

及告還從宣翻又知字還告知訓以追之不及也平盧

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于

知訓妓渠知訓強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已

上惡烏置靜淮軍于泗州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益恨

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于幄夏貯于幃

野丁呂翻幃徒到翻今之葛單紗單是也又直由翻唐韻曰單帳也冬貯于幄欲其煖也夏貯于幃既欲其涼

且隔蚊蟲以養人者養畜可謂愛之過矣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過音戈過瑾而

別言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為壽知訓大

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于戶內出妻陶氏拜之路根九國

志瑾妻陶氏雅之女也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路蒲翻呼

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

解縱之馬相蹄齧廡周甫翻蹄大計翻齧魚結翻聲甚厲以是外人莫

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

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為大王除害

從才用翻為于偽翻下吾為同

王懼

以衣障面走入內曰舅自為之我不敢知

吳王行密先娶朱氏與瑾

同姓因呼之為舅

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

劍將出

挺侍鼎翻拔也

子城使翟虔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

自後踰城墜而折足

翟虔徐溫親將也使之防衛吳王翟直格翻折而設翻

顧追

者曰吾為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

任音壬剄古頂翻

徐

知誥在潤州聞難

揚潤夾江相去五十餘里難乃旦翻

用宋齊丘策即日

引兵濟江

考異曰吳錄九國志徐銓江南錄知訓死知誥過江皆無日江南錄曰先主聞亂即日

以州兵渡江至廣陵會瑾自殺因撫定其衆十國紀年吳史六月乙卯瑾殺知訓踰城自殺戊午知誥入揚州代知訓執政已未誅瑾黨與廣本戊午知誥親吏馬仁裕間知訓死自蒜山渡白知誥知誥即日帥兵入揚州撫定吏民按揚潤相去至近知誥豈得四日然後聞之今從江南錄按徐知誥勉就潤州以俟變本宋齊丘之策也事見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上卷三年

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沈朱瑾尸于雷塘而滅其族

沈持瑾之殺知訓也泰寧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

林翻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宣諭使李儼貧而困寓居海陵

李儼宣諭淮南見二百六十三卷唐昭宗天復二年溫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嚴

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破楚兵將吏皆入賀

伏壯士于戟門擒志誠斬之并其諸子壬戌晉王自

魏州勞軍于楊劉勞力到翻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

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

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進

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

彥章帥衆臨岸拒之前書河陽節度使謝彥章此書匡國節度使蓋自河陽徙匡國也陳

讀曰陣帥
讀曰率

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却梁兵從之及中流鼓

譟復進

復扶又翻

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

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

臨岸與涉水者戰則據高者得其利俱戰于水中則勇者勝此

謝彥章之所以敗也勝音升

河水為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

遂陷濱河四寨蜀唐文扆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張格內不自安

張格附唐文扆見上三年

或勸格稱疾俟命禮

部尚書楊玢自恐失勢謂格曰

玢方貧翻

公有援立大功

謂草

表使諸公請立宗衍

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為茂州刺史玢為榮經

尉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

再貶維州司戶庾凝績奏徙格於合水鎮

九域志邛州蒲江縣有合

水鎮令茂州刺史顧承郾伺格陰事王宗侃妻以格同姓

欲全之謂承郾母曰戒汝子勿為人報仇

郾于建翻為于偽翻

他

日將歸罪于汝承郾從之凝績怒因公事抵承郾罪秋

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為鉅鹿王宗瑤

為臨淄王宗綰為臨洮王

洮土刀翻

宗播為臨賴王宗裔宗

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為琅邪郡王

自典午度江以來江左以琅邪之王為衣

冠甲族故三人皆封琅邪

甲戌以王宗侃為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

書庾傳素為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

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于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

多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

希主迎合也

蜀主寵任之蜀由是

遂衰

有政事則國強無政事則國衰衰者亡之漸也可不戒哉

吳徐溫入朝于廣

陵

自昇州入朝

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

嚴可求具陳徐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稍解乃

命綱瑾骨于雷塘而葬之

徐溫審知罪在其子故葬朱瑾

責知訓將佐

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戊戌以

知誥為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

府事

考異曰按十國紀年六月乙卯知訓被殺至此

代知訓執吳政至此方除官耳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

事

代知誥也

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

朝直遙翻

自餘庶政皆決

于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為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

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

以前逋稅

梁既篡唐淮南仍稱天祐至是歲為天祐十五年徐知誥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是年

以後其逋者徵之

餘俟豐年乃輸之

謂天祐十四年逋租也

求賢才納規

諫除奸猾杜請託于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

不悅服

史言徐知訓之驕倨淫暴適為徐知誥之資悍下罕翻又戾肝翻

先是吳有丁

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

先悉薦翻齊丘說知

誥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弃本逐末

也請蠲丁口錢

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之丁錢即漢世算錢也以其計口輸錢故亦名口賦也漢

四年初為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
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至文帝時人
多丁衆則遂取高帝本願歲減三之二則一口一年輸
錢止于四十也賈捐之曰文帝偃武行文民賦四十丁

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文帝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凡三歲而一事此之謂賦即高帝時百二十至此而減為四十者也此之謂事即古法一歲一丁供役無過三日者是也民年十五以上雖未成丁亦輸口錢所謂民賦四十者也及已成丁則每歲當供三日之役者至此減為三年而才受一年之役也唐制成丁而就役不役則計日收其庸末世所謂丁口錢本此說式芮翻自餘稅悉輸穀帛

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

以直千錢之物當稅額之三千

或曰如此

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

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

曠土空曠不耕之土

桑柘遍野

國以富强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

宋齊丘為徐知誥謀奪徐

氏之政使溫知之豈特惡之而已蓋齊丘之為人輕佻褻躁溫以此惡之耳惡烏路翻以為殿直

軍判官

殿直使之入直吳殿軍判官行軍判官也

知誥每夜引齊丘于水亭

屏語常至夜分

屏語屏左右而與齊丘密語也水亭則四旁空闊無耳屬于垣之虞夜分夜半

也屏必鄂翻

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以

鐵筋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

去屏障所以防左右隱蔽其身而竊窺者去羌

呂翻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虔州險固吳軍攻之久

不下

是年二月吳攻虔州

軍中大疫王祺病吳以鎮南節度使劉

信為虔州行營招討使未幾祺卒

幾居宣翻

譚全播求救于

吳越閩楚吳越王鏐以統軍使傳球為西南面行營應

援使將兵二萬攻信州

統軍使吳越所置官

楚將張可求將萬人

屯古亭閩兵屯鄆都以救之

鄆都漢古縣唐屬虔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七十里

信州兵纔數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其城刺史周本啓

關張虛幕于門內召僚佐登城樓作樂宴飲飛矢雨集

安坐不動吳越疑有伏兵中夜解圍去吳以前舒州刺

史陳璋為東南面應援招討使將兵侵蘇湖

侵蘇湖以牽制吳越

救虔州之兵力

錢傳球自信州南屯汀州

按九域志汀州北至虔州四百八十里移

兵屯汀州示將救虔也

晉王遣間使持帛書會兵于吳吳人辭以

虔州之難

問古覓翻難乃旦翻

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

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洺

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

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

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于魏州

兵莫難於用衆是舉也晉兵先敗周德威

父子死焉晉王特危而後濟耳蔚音鬱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

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興

少詩照翻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蜀

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

史言王宗鼎為保身之謀而無維城

助之泰寧節度使張萬進輕險好亂

好呼到翻

時嬖倖用事

多求賂于萬進

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萬進聞晉兵將出已酉遣使

附于晉且求援以亳州團練使劉鄩為兗州安撫制置

使將兵討之

考異曰莊宗實錄天祐十五年八月己酉張萬進歸款薛史末帝紀貞明五年三

月癸未削奪張守進官爵命劉鄩為制置使十月下兗州族守進萬進傳云貞明四年七月叛五年冬拔其城

劉鄩傳五年萬進反冬拔其城莊宗實錄萬進傳云劉鄩攻圍歷年屠其城莊宗列傳云天祐十五年八月萬

進歸于我均主無實錄紀傳多不同
難以為據今以莊宗實錄列傳為定

甲子蜀順德皇

后殂

周氏蜀主建正室也

乙丑蜀主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

李周輅朱光葆宋承蒞田魯儔等為將軍及軍使

朱光葆當

作宋光葆
蒞音縕

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大為蜀患周庠切諫

不聽

周庠與蜀主建同起于兵間歷事多矣

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

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

光葆光嗣之從弟也

從才用翻

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

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于麻家渡

還從宣翻上時掌翻麻家渡蓋在濮

州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

凡言

相持不戰度其力未足以相勝而各伺其勢之有可乘者也

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

營挑戰危窘者數四

好呼到翻挑徒了翻窘巨隕翻

賴李紹榮力戰翼

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

繫于王本朝中興繫于王

本朝謂唐也朝直遙翻

奈何自輕如此

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深居

帷房以自肥乎

晉王此語謂王鎔也然王鎔志守祖父業自養而已晉王則至于滅梁以雪

讎耻者也及梁既滅莊宗之志滿矣馳騁田獵意以為不居帷房以自肥不知以帷房自禍也

一旦王

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

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

都營使都總行營之事一時署置之官名也為于偽

翻下王為之同陳讀曰陣

存審輩宜為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為之攬

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謂左右曰老子

妨人戲

以戰為戲何晉王之輕也至聞嗣源入大梁又何其衰也歟伺相吏翻

王以數百

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于隄下王引十餘騎度

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

龍重直翻

王力戰于中後騎繼至者

攻之于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

審之言為忠

史言晉王勇而輕屢經危殆其得免者幸也然再危而再免者皆李存審援兵之力

謂老子妨人戲可乎

吳劉信遣其將張宣等夜將兵三千襲楚

將張可求于古亭破之又遣梁詮等擊吳越及閩兵二

國聞楚兵敗俱引歸

虔州之勢孤矣詮且緣翻

梅山蠻寇邵州

梅山

蠻居邵州界宋熙寧五年開置新化縣在邵州東北二百五十里

楚將樊須擊走之

九月壬午蜀內樞密使宋光嗣以判六軍讓兼中書令

王宗弼蜀主許之 吳劉信晝夜急攻虔州斬首數千

級不能克使人說譚全播取質納賂而還

說式芮翻質音致還從宣

翻又

徐溫大怒杖信使者信子英彥典親兵溫授英彥

兵三千曰汝父居上游之地將十倍之衆

劉信本鎮洪州南江自洪

州至湖口馬當而會于大江廣陵當江之下流是信所居者上游之地也時淮南攻虔之兵十倍于虔人不

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昇州

牙內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飢窘踰

年妻子在外重圍旣解

重直龍翻

相賀而去聞大兵再往必

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必克之

史言徐溫旣能御將又能料敵

冬十一月壬申蜀葬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于永

陵廟號高祖 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劉

信聞徐溫之言大懼引兵還擊虔州先鋒始至虔兵皆

潰果如徐溫所料譚全播奔雩都追執之唐僖宗光啓元年譚全播推盧光稠據虔

州中更二姓及全吳以全播為右威衛將軍領百勝節

度使先是吳越王鏐常自虔州入貢至是道絕吳越自虔州道

入貢詳見上卷二年今虔州始自海道出登萊抵大梁

此即閩越入貢大梁水程也但吳越必就許浦或定海就舟水程比閩為近耳初吳徐溫自

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為節度使

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

唐授吳王行密諸道行營都統其子渥隆演嗣位皆

宣諭使李儼
承制授之

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

溫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

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見溫說之曰

說式

芮

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為辭今朱李方爭朱氏日衰

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為之臣乎不若

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

復扶又翻

參總庶政

使草具禮儀

草具建國儀注

知誥知可求不可去

去羌呂翻

乃以女

妻其子續

妻千細翻其後
嚴續遂相南唐

晉王欲趣大梁

趣七喻
翻下同

而

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

兵距梁軍十里而舍

自麻家渡進
兵逼行臺村

初北面行營招討使

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已

齊名

史言賀瓌忌能以
誤國事惡烏路翻

一日瓌與彥章治兵于野

治直
之翻

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

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上悉以國

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彊寇壓吾門而逗留不戰可

乎彥章曰彊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

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

謝彥章欲

持久以老晉師賀瓌欲決勝負于一戰以此觀之其智識固有間矣蹉七何翻跌徒結翻

瓌益疑之

密譖之于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

享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以

謀叛聞

誣謝彥章等以謀叛聞奏于上

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

梁

騎將皆死獨王彥章在耳

丁未以朱珪為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為平

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

賀瓌為之請也

晉王

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

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兵直指其國都

國都謂大梁

彼

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

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

謂殺謝彥章也

其軍尚

全輕行儼利未見其福

倣一遙翻

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

悉歸魏州起師趨汴

趨七俞翻

庚申毀營而進衆號十萬

辛酉蜀改明年元曰乾德 賀瓌聞晉王已西

自行臺村趨大

梁為自東徂西

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

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

胡柳陂在濮州西臨

濮縣界

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

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旣深入敵境動

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

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

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

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

此周德威所以破王景仁者也若晉王能用之賀瓌必不能支

梁事去矣豈必待李嗣源取東平哉

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

擊尚復何待

又復扶翻

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敕輜重先發

吾為爾殿後破賊而去

重直用翻為于偽翻殿丁練翻

即以親軍先出

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

晉王既先出周德威若不以兵從之則為顧望不進

此誠有不得已者矣史言其心

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

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

陳讀曰陣下同帥讀曰率

衝盪擊

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

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漢陽

梁之騎兵先敗走趣七喻翻下同

晉輜重

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

晉輜重見梁騎兵西嚮謂其來犯故驚而潰

入幽

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

藉慈夜翻

周德威不能制父

子皆戰死

陳旣擾亂周德威雖勇一夫敵耳

魏博節度副使王緘與輜

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

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

據高丘則散兵望旗聞鼓而集故其軍復振復振者

言其師徒已撓敗復振迅而起也

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

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

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

而下遂奪其山

用兵之勢據高以臨下者勝晉兵旣奪土山賀瓌失地利矣珂丘何翻

日

向晞晞奔謨翻賀瓌陳于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

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詰去吉翻天平復扶又翻

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

言王彥章所領騎兵已敗而西去山下惟步卒山下謂土山之下此即指言賀瓌陳于山西之

兵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

入敵境偏師不利謂周德威之兵喪敗若復引退必為所乘復扶又翻

下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

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斷丁亂翻王之成敗在此一戰

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

言晉大衆而敗

退梁兵乘勝度河則河朔必望風而歸梁

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

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

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

王建及掇甲橫槊而進

掇音官

曰賊大將已遁

大將指王彦章

王

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兵如拉朽耳

拉盧合翻

王

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

為于偽翻

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

呼火故翻

諸軍繼之

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于

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奔甲山

積死亡者幾三萬人

帥讀曰率
幾居依翻

裝證之曾孫也

胡證在
唐歷事

憲穆位通顯家
富于財證音正

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

振

此所謂俱傷而兩敗也
喪息浪翻下喪吾同

晉王還營聞周德威父子死

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

使光輔為嵐州刺史

晉王悔不用周德威之言致其戰
死故罪已而擢其子嵐盧含翻

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

撓奴教翻
勢屈為撓

不知王

所之或曰王以北度河矣

以當作已

嗣源遂乘冰北度將之

相州

欲自相州歸邢州相息亮翻

是日從珂從王奪山

謂奪土山也

晚戰

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

九域志濮陽縣在濮州西九十里按唐志

濮陽屬濮州九域志為澶州治所唐澶州治頓丘縣宋熙寧六年省頓丘入清豐縣清豐縣在澶州北六十里縣有舊州鎮即澶州所治頓丘城也蓋五代以前濮陽在河南而九域志之濮陽晉天福四年移就澶州南郭

也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于濮陽王不悅曰公

以吾為死邪度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王以從珂有功

但賜大鍾酒以罰之自是待嗣源稍薄

初契丹主之弟

名博囉鄂博者號北大王謀作亂於其國事覺契丹

主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

數所具翻兄弟之親如手如足

而汝興此心

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暮年而釋之博囉鄂博

帥其衆奔晉

帥讀曰率

晉王厚遇之養為假子任為刺史

官之

為刺史而不釐務

胡柳之戰以其妻子來奔晉軍至德勝渡

德勝

渡在濮州北河津之要也

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

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

此亦晉之散兵也

京

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

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五年春正月辛巳蜀主祀南郊大赦 晉李存審于德

勝南北築兩城而守之

唐澶州治頓丘縣自築德勝南北城及晉天福三年遂移澶州

及頓丘縣于德勝以防河津懼契丹南牧也宋景德澶淵之役猶在德勝熙寧以來澶州治濮陽又非石晉所移之地 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為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晉

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漢主巖立越

國夫人馬氏為皇后殷之女也

巖逆婦于楚見上卷元年

三月丙

戌蜀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

擊岐度渭水

此寶雞渭河也

破岐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城

威武城在鳳州此蜀所築也

戊子

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不克

蜀主奢

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于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

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勝紀

勝音升

仗內教坊使嚴旭強

取士民女子內宮中或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

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刺史令錄等官

令縣令錄錄事

參軍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

史言蜀朝政濁亂

晉

王自領盧龍節度使

周德威死難其代且北邊大鎮士馬彊銳故自領之

以中門

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

以宦者代功臣失之矣

紹宏宦

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為

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

治直之翻

王

以為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

倜他狄翻

臨事敢決王寵

待日隆

郭崇韜由此佐晉王滅梁

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虔厚相繼獲

罪

吳珪薛史作吳珙先患薦翻

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

王乃以知祥為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

為郭崇韜德孟知
祥薦之帥蜀張木

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南鏐以節

度副大使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

洲擊吳

自常州東洲出海復汴江而入以擊吳
帥讀曰率下同艦戶點翻艘蘇遭翻

吳遣舒

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 吳徐溫帥將吏藩

鎮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夏四月戊戌朔即吳國王位

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

子禮以金繼土

唐土行也吳欲繼
唐故言以金德王

臘用丑改謚武忠王

曰孝武王廟號太祖

楊行密初
謚武忠王

威王曰景王

楊渥初
謚威王

尊

母為太妃以徐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
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
知誥為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
練使以揚府左司馬王令謀為內樞使

吳郡廣陵故謂
揚州為揚府

營田副使嚴可求為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祥為中

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為吏部尚書兼太常卿

前中
書舍

人蓋唐
官也

掌書記殷文圭為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為

知制誥前駕部員外郎楊迨為給事中擇醴泉人迨敬

之之孫也

敬之楊憑弟子也

錢傳瓘與彭彥章遇傳瓘命每

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巳戰于狼山江

今通州靜海縣南五里有狼山山外

即大江絕江南渡舟行八十里抵蘇州界自江順流出大海

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

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

自後隨之則風為傳瓘用陳侯瑱破王琳亦如此

吳回

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

艇胡田翻船邊也

傳瓘使散沙于已船而散豆于吳船豆為戰

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

漬疾智翻踐慈演翻僵居良翻

傳瓘因縱火

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

十創

被皮義翻
創初良翻

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

瑾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吳人誅汾籍沒家貲

以其半賜彥章家稟其妻子終身

稟筆錦
翻給也

賀瓌攻德

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

睥睨戰格如城狀

竿才各翻竹索也
也城上短垣謂之

睥睨即蒙衝戰艦
睥睨匹計翻睨

五計
翻

橫于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

斷音

晉王自

引兵馳往救之陳于北岸不能進

陳讀
曰陣

遣善游者馬破

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

晉王積金帛于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為計親將

李建及曰

李建及即王建及時為銀槍大將銀槍晉王帳前親兵也故曰親將建及少事李罕之為

養子後復姓王故史或書李建及或書王建及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

軍不度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

効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

被皮義翻操七刀翻

帥之乘舟

而進

帥讀曰率

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

間斧其竹笮又以木甕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

木甕

蓋即用韓信舊法漢書注所載者為之操七刀翻甕於耕翻

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

攻之艤艫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

度瓌解圍走晉兵逐之至濮州而還

德勝至濮州九十里還從宣翻又如

字瓌退屯行臺村

蜀主命天策府諸將無得擅離屯

戍

離力智翻

五月丁卯朔左散旗軍使王承愕承勲承會違

命蜀主皆原之

散恚但翻原者故其罪也

自是禁令不行楚人攻

荆南高季昌求救于吳吳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洪

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潭州

帥讀曰率下同九域志瀏陽西南至潭州一百六十

里瀏力求翻又音柳趣七喻翻

武昌節度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

自鄂

州以水軍攻復州由大江入漢口沂漢而上

信等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荆南

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六月吳人敗吳越

兵于沙山

敗補
邁翻

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

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

軍下海門出其後

海門在今通州東海門縣界大江至此入海遵海東南則太湖入海之口

舟行由此入太湖可以達常州之東洲

壬申戰于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

軍

治直
之翻

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

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甲胄號令軍事溫得

少息俄頃疾稍間

間如字

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

縱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傳

瑾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

復扶又翻敗補邁翻下同

陳璋敗吳越于

香嚮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

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

霍兵之役陳紹之功居多溫不討其外叛

之罪而念其功故復使之典兵

初衣錦之役

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三年

吳馬軍指

揮曹筠叛奔吳越

指揮之下當有使字

徐溫赦其妻子厚遇之遣

間使告之曰

間古菟翻

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

妻子為念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

三

數所具翻

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

愧而卒

史言徐溫能御將

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

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

躡尼輒翻

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

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

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

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

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

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

易以鼓翻戰則立翻

枕職任翻樂音洛史言徐溫能保勝安民

多殺何為遂引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吳越

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

勝音升史言鏐亦能結

士心以保其國錢楊之勢所以莫能相尚也

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為

之請

為于偽翻

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

鏐自少在軍中

少詩照翻

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

枕大鈴寐熟輒歌而寤名曰警枕

或枕職任翻記少儀茵席枕几頰鄭氏註

曰頰警枕也孔穎達疏云以經枕外別言頰頰是頰發之義故為警枕余謂錢鏐枕圓木小枕或枕大鈴令歌

而寤名曰警枕彼豈知有禮記注疏哉英雄之心
雖寤寐之間不忘自警其間與古合有如此者置粉

盤于卧内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比必利翻及也或寢方

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

外以警直更者直更者即持更之卒也更工衙翻嘗微行夜叩北城門

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他門入明日

召北門吏厚賜之史言錢鏐之公勤皆所以保其國丙戌吳王立其

弟濛為廬江郡公溥為丹陽郡公潯為新安郡公澈為

鄱陽郡公子繼明為廬陵郡公晉王歸晉陽以巡官

馮道為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

其數

晉王與諸將同甘苦凡食召諸將侍食必有不當預而預者故郭崇韜請省之省所景翻減也

王

怒曰孤為効死者設食

偽為子翻

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

河北帥孤自歸太原

帥所類翻

即召馮道令草詞以示衆道

執筆逡巡不為

遼七倫翻

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

請未至大過

大讀曰太

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

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

韜入謝王乃止

初唐滅高麗

唐高宗時滅高麗麗力智翻又力兮翻

天

祐初高麗石窟寺眇僧躬入聚衆據開州稱王

眇僧僧之眇目

者此開州高麗所置在平壤之東今高麗以為國都謂之開城府亦曰蜀莫郡其地左溪右山眇彌沼翻考

異曰薛史唐餘錄歐陽史皆云唐末其國自立王前王姓高氏後王建此據十國紀年號大封國

至是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貢于吳八月乙未朔宣義

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

賀代

瓌也瓚藏旱翻

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澶魏至頓丘遇

晉兵而旋

初欲掩其不備遇晉兵而退旋與還同

瓚為治嚴令行禁止

治直

吏翻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

據德勝上游也

夾河築壘運洛陽

竹木造浮橋自滑州饋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

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于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

鐵牛石困

竹竿所以維浮梁鐵牛石困所以繫竹竿圍區倫翻

我皆無之何以能

成存進不聽以葦竿維巨艦繫于土山巨木踰月而成

人服其智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俘于吳

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于吳

無錫之戰吳越兵敗走徐溫不窮追講和之計

固已定于胷中矣

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

十餘年

史言息兵之利是時吳有揚楚泗滁和光黃舒蘄廬壽遠海潤常昇宣歙池饒信江鄂江洪撫

袁吉度等州

吳王及徐溫屢遣吳越王鏐書勸鏐自王其國

遺唯季翻王于况翻

鏐不從

九月丙寅詔削劉巖官爵命吳越

王鏐討之

以劉巖稱大號而職貢不入也

鏐雖受命竟不行

受命者不逆梁之意

不行者不肯自弊其力以代與國此割據者之常計也

吳廬江公濛有材氣常

歎曰我國家而為他人所有可乎徐溫聞而惡之

為濛見殺

張本惡烏路翻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梁紀六

起屠維單閼十月盡玄
默敦牂凡三年有奇

均王下

貞明五年冬十月出濛為楚州團練使

承上卷徐
溫惡濛事

晉

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

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壩

左射

軍使統軍士之能左射者孺而緣翻河邊地也

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

斷丁管翻薛史

曰晉高祖為梁人所襲馬甲連革斷

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

自乘斷甲者徐行為殿

殿丁練翻

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

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

嗣源之壻也

石敬瑭劉知遠始此

劉鄩圍張萬進于兗州經年

城中危窘

去年八月劉鄩圍兗州事見上卷窘渠隕翻

晉王方與梁人戰河

上力不能救萬進遣親將劉處讓乞師于晉晉王未之

許處讓于軍門截耳曰苟不得請生不如死晉王義之

將為出兵

偽翻為于

會鄆已屠兗州族萬進乃止以處讓為

行臺左驍衛將軍處讓滄州人也

張萬進自滄州徙兗州劉處讓蓋從之處

昌呂翻曉
堅堯翻

十一月吳武寧節度使張崇寇安州 丁

丑以劉鄆為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

劉鄆先以河朔喪師敗為團練使落平章

事今以平張萬進復為使相

辛卯王瓚引兵至戚城

戚城在德勝西即春秋時

衛之戚邑也杜預曰戚河上之邑

與李嗣源戰不利 梁築壘貯糧於

潘張

貯丁呂翻潘張地名蓋潘張二姓居之因以名村如楊村之類一姓而名村也其他如麻家渡趙步

又皆以姓而名津步此皆載於通鑑薛史云潘張村在河曲

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

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

上時

掌翻還從宣
翻又如字

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

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

凡行軍主將各有旗以為表識今謂之認

旗

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戊戌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

復扶
又翻

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度河

走保北城

楊村北
城也

失亡萬計帝聞石君立勇

石君立即
救晉陽者

也見二百六
十九卷二年

欲將之

將即
亮翻

繫於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

誘音
酉

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為用於梁雖竭誠効死誰

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為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殺

所獲晉將獨置君立晉王乘勝遂拔濮陽

考異曰莊宗實錄天祐十五

年賀瓌屯于濮州北行臺里十二月辛酉上次于臨濮賊亦捨營踴我癸亥次于胡柳明日接戰王彥章敗走濮陽甲子進攻濮陽一鼓而拔按唐地里志濮州亦謂之濮陽郡治鄆城有濮陽臨濮二縣據莊宗實錄則行臺里在臨濮東湖柳在濮陽東彥章所保莊宗所拔者皆濮陽縣非濮州也而莊宗列傳薛史閻寶傳皆云彥章騎軍已入濮州山下惟列步兵向晚皆有歸心是以濮陽即為濮州也李嗣昭傳嗣昭云賊無營壘去臨濮地遠日已晡晚皆有歸心但以精騎撓之無令夕食晡後追擊破之必矣我若收軍拔寨賊入臨濮俟彼整齊復來則勝負未決是又以濮陽即為臨濮也按薛史梁紀貞明五年四月制書攷濮州稅課是濮州猶屬梁也

莊宗實錄天祐十六年十二月攻下濮陽下教諭曹
濮百姓勸令歸附是濮州未屬晉也又賀瓌屯于山西
晉軍在其東彥章已西入濮陽瓌豈得更東歸臨濮疑
寶傳濮州嗣昭傳臨濮皆當為濮陽史氏文飾之誤也
又莊宗實錄去年十二月晉已拔濮陽至此又云攻下
濮陽按薛史梁紀去年十二月晉人攻濮陽陷之今年
十二月又云晉人陷濮陽唐紀去冬拔濮陽今年四月
追襲賀瓌至濮陽十二月無攻下濮陽事賀瓌傳貞明
四年領大軍營於行臺村十二月戰敗四月退軍行臺
尋卒若非實錄及梁紀重複則是去冬唐雖得濮陽弃
而不守今年復攻拔之也帝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為

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己酉蜀雄武節度使

兼中書令王宗朗有罪削奪官爵復其姓名曰全師朗

命武定節度使兼中書令桑弘志討之 吳禁民私畜

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京兆盧樞上言

唐御史臺置主簿一人

掌印受事發辰霰臺務主公廨及奴婢勲散官之職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

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六年春正月戊辰蜀桑弘志克金州執全師朗獻于成都蜀主釋之 吳張崇攻安州不克而還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

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

唐御史臺侍御史六人以久次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

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

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

簿責者一而責之二

知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

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

都統謂徐溫也

豈可捨大而詰小

乎

詰去吉翻

知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

煩勞也

以是益

重之廷式泉州人也

晉王自得魏州

得魏州見二百六十九卷元年

以李建及為魏博內外牙都將將銀槍効節都

將即亮翻下同

建及為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

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韋令圖監建及軍譖

於晉王曰建及以私財驟施

施式跋翻

此其志不小不可使

將牙兵王疑之建及知之行之自若三月王罷建及軍

職以為代州刺史

史言晉王不能信屬賢將李建及由是怏怏而卒

漢楊洞

潛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漢王巖從之

校戶教翻

夏四

月乙亥以尚書左丞李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琪珽

之弟也

李珽始見於唐昭宗天復三年而死於梁誅友珪之時

性疎俊挾趙巖張

琪短史同相久之有以攝官求仕者琪輒改攝為守頃奏

之歐史曰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為守為頃所發帝大怒欲流琪遠方趙張

左右之左右讀曰佐佑止罷為太子少保考異曰薛史止有琪作相月日無罷相

年月故終言之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忠

武節度使程全暉全暉奔大梁友謙以其子令德為忠

武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既而懼友謙怨望已酉以

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下戶嫁翻友謙已求節鉞于晉王

朱友謙自此
遂歸于晉

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

考異
曰莊宗

列傳上令慕容王正言送節旄賜之莊宗實錄列傳薛
史友謙傳皆云友謙以令德為帥請節旄不許薛史未
帝紀貞明六年云陷同州以令德為留後表求節旄不
允而貞明四年六月甲辰以歛州刺史朱令德為忠武

留後恐是四
年已陷同州

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

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

見上

卷上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

樂音洛沈持林翻
鮮息淺翻少也

遂成寢

疾五月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

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

見六十九卷魏
文帝黃初三年

溫正

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

誅張顥見二百六十九卷開平

年二
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

斬乃以王命迎丹楊公溥監國

考異曰吳錄九國志有女當立之語在誅張

顥時今從薛史十國紀年王疾病大丞相溫來朝議立
嗣君門下侍郎嚴可求言王諸子皆不才引蜀先主顧

命諸葛亮事溫以告知誥知誥曰可求多知言未必誠
不過贖大人意爾溫曰吾若自取非止今日張顥之亂

嗣王幼弱政在吾手取之易于反掌然思太祖大漸欲
傳位劉威吾獨力爭太祖垂泣以後事託我安可忘也

乃與內樞密使王令謀定策稱隆演命迎丹楊公溥監
國已丑隆演辛六月戊申溥即王位恐可求亦不應有

此言今
從薛史
徙溥兄濛為舒州團練使
越濛而立溥者濛已為徐溫所忌也

丑宣王殂

年二十四

六月戊申溥即吳王位

溥揚行密第四子

尊母

王氏曰太妃

丁巳蜀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周庠同平章事充永平節度使

唐末置永平軍於邛州歐史職方考蜀以雅州

為永平節度

帝以泰寧節度使劉鄩為河東道招討使帥

感化節度使尹皓靜勝節度使溫昭圖莊宅使段凝攻

同州

帥讀曰率下同

閏月庚申朔蜀主作高祖原廟于萬里

橋

原廟起于漢原再也已立太廟而再立廟曰原廟萬里橋在成都寰宇記曰昔者費祿聘吳諸葛亮送之

至此橋曰萬里之路帥后妃百官用褻味作鼓吹祭之

饗味嘗仰嗜好之味也記郊特牲曰禘嘗不敢用華陽
輒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輒息列翻

尉張士喬上疏諫以為非禮

華陽縣本唐貞觀十七年所置蜀縣在益州郭下與

成都分治乾元元年改為華陽縣華戶化翻

蜀主怒欲誅之太后以為不可

乃削官爵流黎州士喬感憤赴水死 劉鄩等圍同州

朱友謙求救于晉秋七月晉王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

及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 乙卯蜀主下詔北巡

以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長安韓昭為文思殿大學士位

在翰林承旨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

便毗連翻

出入宮禁

就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蜀主許

之識者知蜀之將亡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

珠帽執弓矢而行

被皮義翻冠古玩翻

旌旗兵甲亘百餘里雒令

段融上言

雒漢古縣唐屬漢州為州治所上時掌翻

不宜遠離都邑

離力智翻當

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

凡兵一宿為信過宿為次

李存

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

自河中濟河救同州

梁人素輕河中兵每

戰必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

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

時鄩兵出逐河中兵晉騎反擊之獲

梁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大驚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于朝邑九域志朝

邑在同州東河中事梁久唐昭宗之世朱全忠降王珂河中遂事梁將士皆

持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踊貴友謙諸子說友謙說式苗翻且

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

戰謂與康懷貞等戰也事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二年今方與梁相拒謂相拒于河上也

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

其外城將即亮翻華戶化翻壞音怪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

鄆營鄆等悉衆出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文寨薛史曰鄆以餘

衆退保華州羅丈寨

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開

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于沙苑鄆等宵遁追擊

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

劉鄆用兵十步九計以此得名於時至同州之役與李存審

遇為所玩弄若嬰兒在人掌股之上是何也孽也蓋鳥之中傷者曰孽聞弦鳴則引而高飛力不足斯振矣故空弓可落也劉鄆先為晉兵所破見晉兵之來氣阻而膽消矣烏能與之為敵哉

存審等移檄

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邳謁唐帝陵哭之而還

唐帝陵在

同州奉先縣還從宣翻又如字

河中兵進攻崇州靜勝節度使溫昭圖

甚懼

元年溫韜以義勝軍降改耀州曰崇州義勝曰靜勝韜賜今名

帝使供奉官竇維

說之曰

說式
為翻

公所有者華原美原兩縣耳

唐末
溫韜為
盜據華原縣

李茂貞以華原為茂州韜為刺史尋改耀州又以美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及降梁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義勝軍為靜勝是其所有者本唐兩縣也

雖名節度使實一鎮將

比之雄藩豈可同日語也公有意欲之乎昭圖曰然維

曰當為公圖之

為于
偽翻

即教昭圖表求移鎮帝以汝州防

禦使華溫琪權知靜勝留後

華戶
化翻

冬十月辛酉蜀主

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

復扶
又翻

十一月戊子朔蜀主

以兼侍中王宗儔為山南節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

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寧軍使王宗

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為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

故關壁於咸宜

壁者築壁壘以屯軍咸宜當在隴州汧源縣界

入良原

良原縣屬涇州

九域志在州西南六十里

丁酉王宗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

屯汧陽

汧陽縣屬隴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七里東距鳳翔五十五里

癸卯蜀將陳彥

威出散關敗岐兵于箭筈嶺

杜佑曰岐山即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故俗呼為箭

筈嶺敗補邁翻筈古活翻

蜀兵食盡引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宗昱屯泰州宗

儔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庚戌蜀主發安遠城十

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謬來朝請幸所治

從之

閬中林思謬所治也九域志利州東南至閬州二百四十里

癸亥泛江而下

泛嘉

陵江也

龍舟畫舸

畫與畫同舸古我翻楚人謂大船為舸

輝映江渚州縣供

辦民始愁怨

此總言蜀主所經行州縣不特言閬州為然也

壬申至閬州州民

何康女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

而卒

記諸侯不下漁色注云謂不內取於國中而內取國中為下漁色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則取

之是無所擇王衍奪人之妻其為漁也殆有甚焉

癸未至梓州

趙王鎔自恃

累世鎮成德得趙人心生長富貴

長知兩翻

雍容自逸治府

第園沼極一時之盛

治直之翻

多事嬉遊不親政事事皆仰

成於僚佐

仰牛向翻

深居府第權移左右行軍司馬李諲宦

者李弘規用事於中外

外則李諲中則李弘規

宦者石希蒙尤以

諂諛得幸初劉仁恭使牙將張文禮從其子守文鎮滄

州守文詣幽州省其父文禮於後據城作亂滄人討之

奔鎮州

此言唐末事叙張文禮之所自來省悉景翻

文禮好誇誕

好呼到翻

自言

知兵趙王鎔奇之養以為子更名德明

更工衡翻

悉以軍事

委之德明將行營兵從晉王

事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乾化元年

鎔欲寄

以腹心使都指揮使符習代還以為防城使鎔晚年好

事佛及求僊

好呼到翻

專講佛經受符籙廣齋醮合煉仙丹

合音閣

盛飾館宇於西山每往遊之

鎮州西山謂之房山上有西王母祠鎔欲

求仙故數往遊

登山臨水數月方歸將佐士卒陪從者常不下

萬人

從才用翻

往來供頓軍民皆苦之是月自西山還宿鵲

營莊

鵲戶骨翻

石希蒙勸王復之他所

復扶又翻

李弘規言於王曰

晉王夾河血戰

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

櫛風沐雨

櫛去瑟翻

親冒矢

石而王專以供軍之資奉不給之費且時方艱難人心

難測王久虛府第遠出遊從萬一有姦人為變閉關相

距將若之何王將歸希蒙密言於王曰弘規妄生猜間

問古
覓翻

出不遜語以劫脅王專欲誇大於外長威福耳

長知

兩
翻

王遂留信宿無歸志

詩九戔云於女信宿毛氏傳再宿曰信與左傳師行一宿為信

之義弘規乃教內牙都將蘇漢衡帥親軍掾甲拔刃

帥讀

曰率掾
音宦

詣帳前白王曰士卒暴露已久願從王歸弘規

因進言曰石希蒙勸王遊從不已且聞欲陰為叛逆請

誅之以謝衆王不聽牙兵遂大譟斬希蒙首投於前王

怒且懼亟歸府是夕遣其長子副大使昭祚與王德明

將兵圍弘規及李藹之第族誅之連坐者數千家又殺

蘇漢衡收其黨與窮治反狀親軍大恐

為張文禮喉軍士殺王鎔張本

治直之
翻下同

吳金陵城成陳彥謙上費用之籍徐溫曰吾

既任公不復會計

上時掌翻復扶
又翻會工外翻

悉焚之

初閩王審

知承制加其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

從才
用翻

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

源以為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使浮海入貢求

為泉州節度使事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私

第 漢主巖遣使通好于蜀

好呼到翻

吳越王鏐遣使為

其子傳琇求昏於楚楚王殷許之

為于偽翻琇音秀

龍德元年

是年五月方改元

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

去年七月蜀主

出巡遊至是方還

初蜀主之為太子高祖為聘兵部尚書高

知言女為妃無寵

蜀主王建廟號高祖

及韋妃入宮尤見疎薄至

是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

卒子恆翻

韋妃者徐耕之孫

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

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

韋昭度唐僖宗時嘗奉制帥蜀故託

言之初為婕妤累加元妃

婕妤音接予

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

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藝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

之更藝皂莢以亂其氣

更工衡翻藝如悅翻皂莢如猪牙者良藝之其氣酷烈結

繒為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為風雨所敗則更以新

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

繒慈陵翻觀工喚翻敗補邁翻樂音洛

山

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

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

吹尺以睡翻

至達旦以是為常 甲辰徙靜勝節度使溫昭圖為匡

國節度使鎮許昌昭圖素事趙巖故得名藩

溫昭圖求徙鎮見上

年靜勝梁之邊鎮且兩縣耳匡國唐之忠武軍領許陳汝三州自來為名藩趙巖以名藩授昭圖及緩急投之以託身而斬巖者昭圖也勢利之交可不戒哉 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

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遺先王書勸以唐

室已亡宜自帝一方

王太師者以唐官呼蜀主王建遺書事見二百六十七卷開平元年

遺唯先王語余云

語牛倨翻

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

事見二百六十卷當是之時威振天下

振勅

吾若挾天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十四

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

法物謂傳國八

寶之類

黃巢之破長安也

見二百五十四卷唐僖宗廣明元年

魏州僧傳真

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為常玉將鬻

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詣行臺獻之

宋白曰同光初魏州

開元寺僧傳真獻國寶驗其文即受命八寶也晉王為尚書令置行臺於魏州

將佐皆奉觴稱

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

室

言執宜國昌克用皆輸力於唐室

救其患難

難乃旦翻

所以老奴三十餘

年為王拊拾財賦

唐昭宗乾寧二年張承業始監河東軍至是年二十七年拊舉蘊翻又居

運翻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

本朝謂唐也朝直遥翻

今

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

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

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

時楊氏據江淮國號吳王氏據

梁益國號蜀

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

復生

復扶又翻
下不復同

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

矣老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

基耳

為于偽翻
下本為同

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

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

此張承業所謂從來征伐之意也

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承業

業唐之純臣也烏可以宦者待之哉

考異曰莊宗實錄上初獲玉璽諸將勸上復唐正朔承業自太原急趣

謁上曰殿下父子血戰三十餘年益緣報國復仇為唐宗社今元凶未殄軍賦不充河朔數州弊於供億遽先大號費養兵之事力困凋弊之生靈臣以為一未可也殿下既化家為國新創廟朝典禮制度須取太常準的

方今禮院未見其人僅失舊章為人輕笑二未可也因泣下霑襟上曰余非所願奈諸將意何承業自是多病日加危篤尋卒莊宗列傳上受諸道勸進將篡帝位承業以為晉王三代有功於國先王怒賊臣篡逆匡復舊邦賦既未平不宜輕受推戴方疾作肩輿之鄴宮見上力諫大指皆如實錄薛史唐餘錄皆與莊宗列傳同五代闕文承業謂莊宗吾王世奉唐家最為忠孝自貞觀以來王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吾王据拾財賦召補車馬者誓滅逆賊朱溫復本朝宗社耳今河朔甫定朱氏尚存吾王遽即大位可乎莊宗曰奈諸將意何承業知不可諫止乃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李家今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即歸太原不食而死秦再思洛中紀異承業諫帝曰大王何不待誅克梁孽更平吳蜀俾天下一家且先求唐氏子孫立之復更以天下讓有功者何人輒敢當之讓一月即一月牢讓一年即一年牢設使高祖再生太原復出又胡為哉今大王

一旦自立頓失從前仗義征伐之旨人情急矣老夫是
閩官不愛大王官職富貴直以受先王付屬之重欲為
先王立萬年之基爾莊宗不能從乃謝病歸太原而卒
歐陽史兼採闕文紀異之意按實錄等書承業止惜費
多及儀物不備太似淺陋如闕文所言承業事莊宗父
子數十年唐室近親已盡豈不知其欲自取之意乎褒
美承業亦恐太過又按傳真以天祐十八年獻寶承業
以十九年十一月卒云即歸太原不食而死亦非實也
如紀異之語承業為莊宗
忠謀近得其實今從之

二月吳改元順義 趙王

既殺李弘規李藹委政于其子昭祚昭祚性驕愎

愎符逼翻

既得大權邠時附弘規者皆族之弘規部兵五百人欲
逃聚泣偶語未知所之會諸軍有給賜趙王忿親軍之

殺石希蒙獨不時與衆益懼王德明素蓄異志因其懼

而激之曰王命我盡阮爾曹吾念爾曹無罪併命

併命謂一

時皆誅死欲從王命則不忍不然又獲罪於王奈何衆皆感

泣感張丈禮則讎趙王銘矣是夕親軍有宿於潭城西門者相與飲

酒而謀之潭城常山牙城北偏也歐陽公鎮陽殘杏詩云北潭跬步病不到何暇騎馬尋郊原註云

北潭常山宮後池也州之勝遊惟此以有池潭故其城謂之潭城酒酣其中驍健者曰

吾曹識王太保意王太保謂王德明謂德明所以語親軍者其意欲使之作亂今夕

富貴決矣即踰城入趙王方焚香受籙二人斷其首而

出斷音短因焚府第軍校張友順帥眾詣德明請為留後

帥讀曰幸德明復姓名曰張文禮盡滅王氏之族唐穆宗長慶元年王

庭湊據成德軍歷四世五帥而滅獨置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於

梁梁女妻昭祚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光化二年三月吳人歸吳越王鏐

從弟龍武統軍鎰于錢唐錢鎰被禽見二百六十五卷唐天祐二年錢唐吳越國都

從才用翻鏐亦歸吳將李濤於廣陵李濤被禽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三年廣陵吳

國都史言錢楊兩釋俘囚以固和好徐溫以濤為右雄武統軍鏐以鎰為

鎮海節度副使敗軍之罰其不行也亦已久矣張文禮遣使告亂於

晉王且奉牋勸進因求節鉞晉王方置酒作樂聞之投
盃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為文禮罪誠大然吾方與梁爭
不可更立敵於肘腋宜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

四月遣節度判官盧質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晉王雖欲撫安

之而張文禮不能自安也為與兵討文禮張本

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舉兵

趣大梁

九域志陳州北至大梁二百四十里趣七喻翻

詔陝州留後霍彥威宣

義節度使王彥章控鶴指揮使張漢傑將兵討之

陝失冉翻

友能至陳留

九域志陳留縣在大梁東五十二里

兵敗走還陳州諸軍圍

之五月丙戌朔改元

方改元 龍德

初劉鄩與朱友謙為

昏鄩之受詔討友謙也

事見上年

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

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素忌鄩

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俟援兵

尹皓段凝與劉鄩同攻朱友謙

因其諭友謙而不服過

晉兵而敗退得以譖之帝信之鄩既敗歸以疾請解兵

柄詔聽於西都就醫

梁以洛都為西都

密令留守張宗奭酖之

丁亥卒

史言梁自翦其爪牙

考異曰莊宗實錄云憂患發病卒薛史云張宗奭承朝廷密旨逼令飲

酖而卒

今從之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惠王友能

降庚子詔赦其死降封房陵侯 晉王既許藩鎮之請

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

行臺

蘇循依朱友謙見二百六十六卷太祖開平元年

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

廡即拜謂之拜殿

廡古陰翻

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

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

唐制敕皆天子畫日蘇循以迎合禪代之

議為朱全忠所薄而李存勗乃喜之是其識見又在全忠下矣

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

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惡烏路翻

張文禮雖受

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于契丹又遣

問使來告曰

復扶又翻盧文進叛晉歸契丹見二百六十九卷貞明二年三年間古覓翻

王

氏為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

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

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疊以復河北

疊許親翻

則晉人不

可復破矣

復扶又翻

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疆

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

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

焉帝乃止

史言趙張慮不及速以誤國亡家

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

文禮蠟丸絹書

塞上所獲者通契丹之書
河津所獲者通梁之書

晉王皆遣使

歸之文禮慙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趙兵

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它將代之且以習

子蒙為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

張文禮蓋自置鎮冀深趙都督府故有參佐勞力到翻

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

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

晉趙同盟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開平元年

義猶骨

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

腋羊蓋翻

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

能為之復讐乎

為于偽翻

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千餘

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劔使之攘除寇敵

故使

謂王銘也已死稱為故使使疏史翻下同

自聞變故以來寃憤無訴欲引劔

自剄

劉古顓翻

顧無益於死者

顧回思也死

今大王念故使

輔佐之勤

輔佐者言以兵力輔佐晉王也

許之復寃習等不敢煩霸府

之兵

晉王在魏州為河北諸藩鎮盟主故稱其府曰霸府

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

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習

為成德留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瑭

將兵助之自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

州刺史王鉦降

鉦音蟬

晉王復以為刺史文禮聞之驚懼

而卒其子處瑾秘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

九月晉兵渡潯沱圍鎮州

范成大北使錄曰過潯沱河五里至鎮州

決漕渠

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瑭中流矢卒

中竹仲翻

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北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

謀悉楊村之衆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

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

以騎兵誘之偽示羸怯

誘音酉羸倫為翻

梁兵競進晉王嚴中

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

遠走趣楊村

趣七喻翻

士卒為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

藉慈

夜翻墜河陷冰失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為蕃漢內

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

王處直未有子妖人李應之得小兒劉雲郎於陜邑

陜邑

本前漢苦陜縣後漢改曰漢昌曹魏改曰魏昌隋改曰隋昌唐武德四年改曰唐昌天寶元年改曰陜邑屬定

州妖一遙翻陜音刑以遺處直曰是兒有貴相使養為子名之曰

都及壯便佞多詐

遺唯季翻相息亮翻便毗連翻

處直愛之置新軍使

典之處直有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以女妻之

庶子

為孽妻
七細翻

累遷至新州團練使餘子皆幼處直以都為節

度副大使欲以為嗣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以平

日鎮定相為脣齒恐鎮亡而定孤固諫以為方禦梁寇

宜且赦文禮晉王荅以文禮弑君義不可赦又潛引梁

兵恐於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以新州地鄰契丹乃潛

遣人語郁

新州窮邊也北接契丹語牛倨翻

使賂契丹召令犯塞務以

解鎮州之圍

王郁雖不能解鎮州之圍而亦能為契丹鄉導以寇晉

其將佐多諫

不聽郁素疾都冒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為嗣處直許之

軍府之人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郁奪其處乃陰與書

吏和昭訓謀劫處直會處直與張文禮宴於城東

按張文禮

時已受兵安能至定州與王處直宴處直所與宴者必文禮使者也文禮之下常有使字

暮歸都以

新軍數百伏于府第大譟劫之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

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西第

凡官府第舍以東為上西

第者即安養間之地唐末王處存帥義武兄弟相繼至是而敗

盡殺處直子孫在中山

及將佐之為處直腹心者都自為留後具以狀白晉王

晉王因以都代處直

為唐明宗朝王都又以中山名契丹張本

吳徐溫勸

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

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

多費何為唐每郊祀啟南門濯其樞用脂百斛

以脂濯樞欲其

滑而易轉且門無聲

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

史言徐溫雖不學而

知先王制禮之意

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

吳王尊其楊行密廟號太祖

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

州為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

徐知誥自團練陞觀察尋自廉軍建節

徐

溫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
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為變不若使之入朝因留之
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

史言徐溫權略過於知誥

徵為

右雄武大將軍

十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

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琪幕僚齊儉謝罪

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

晉王但知野戰決勝負於呼吸之間

未知攻城之難也

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

趣七喻翻

欲求救于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

行唐漢南行唐縣唐屬鎮州九

域志在州北
五十五里

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

張文禮因盧文進求援於

契丹事見上

王郁又說之曰

說式為翻

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

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契丹主

以為然悉發所有之衆而南

史言契丹為利所誘而來未有取中國之心

舒

嚕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

樂音洛勝

音升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

徼一遙翻

吾聞晉王用兵

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

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

貞明五年晉王令李紹宏提舉幽州軍府事

契

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攻定

州

自幽州西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自涿州至定州二百八十里

王都告急於晉晉王

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

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

狼山在定州西北二百里東北至易州八十里

高季

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脩江陵外郭季昌行

視

行下孟翻

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為可福子知進婦季

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衆辦事耳以白金數百

兩遺之

語牛倨翻遺唯季翻

是歲漢以尚書左丞倪曙同平章事

辰淑蠻侵楚楚寧遠節度副使姚彥章討平之

太祖乾化

元年姚彥章已奔容州歸潭州而領寧遠節度副使如故

二年春正月壬午朔王都省王處直於西第處直奮拳

毆其胷

省志景翻毆烏口翻

曰逆賊我何負於汝既無兵刃將噬

其鼻都掣袂獲免未幾處直憂憤而卒

掣尺列翻幾居豈翻

甲

午晉王至新城南

按魏收地形志新城在無極縣時屬祁州

侯騎白契丹前

鋒宿新樂

新樂古鮮虞子國漢為新市縣隋改曰新樂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五十里宋白曰

新樂縣隋開皇十六年置新樂者漢成帝時中山孝王母馮昭儀隨王就國建宮於樂里在西鄉呼為西樂城

後語訛呼西為新故曰新樂

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

者主將斬之不能止

將即亮翻

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

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

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郭崇韜曰

契丹為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

也

誘音酉難乃旦翻

王新破梁兵

貞明五年破賀瓌于胡柳又破王瓚于咸城是年破戴思

遠於德勝

威振夷夏

夏戶雅翻

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

沮在呂翻索昔各翻

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疆敵在

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

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

北河

之北在太行常山之東

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

自帥鐵騎五千先進

帥讀曰率

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

餘騎見之驚走

契丹素憚晉王不意其至故驚走

晉王分軍為二逐之

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

死者甚衆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下

契丹主乘奚車卓犴帳覆之寢處其中謂之車帳

敗兵至契丹舉衆退保望都

望都在定州東北六十里范成大北使錄自真定府七
十里過沙河至新樂縣又四十五里至定州又五十里
至望都縣水經注曰望都縣東有山孤峙帝王世紀曰
堯母慶都所居謂之都山張晏曰堯山在北堯母慶都
山在南登堯山見都
山故望都縣以為名 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于馬前請

以愛女妻王子繼岌

妻七細翻王都新纂義武以 戊戌

晉王引兵趣望都

趣七喻翻

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

進過奚酋托諾五千騎

酋慈秋翻諾弩罪翻

為其所圍晉王力戰

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

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

九域志定州北至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

食死者相屬於道

屬之欲翻

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

天未令我至此

既敗而又遇雪因歸之天屬之欲翻

乃北歸晉王引兵躡

之

躡尼軌翻

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橐於地

橐工老翻禾稈也

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

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

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

還從宣翻

騎恃勇追擊之悉為所擒

惟兩騎自它道走免

進軍易退軍難退而能整是難能也契丹之彊其有以哉

契丹

主責王郁繫之以歸

以王郁誤之入冠也繫涉立翻

自是不聽其謀晉

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媯儒武等州

內奴須知媯州東南距幽州二

百二十里儒武又在媯州西北契丹入塞三州皆陷故李嗣肱復定之

授山北都團練使

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

在南兵少

晉王以兵北伐留李存審等守澶魏此兵之在南者也

不攻德勝必襲

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為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

州

時澶州治頓丘

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趣魏州

趣七喻翻

嗣源引

兵先之

先悉薦翻

軍於狄公祠下

唐狄仁傑刺魏州有惠政州人為之立祠

遣人

告魏州使為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

騎兵挑戰

挑徒了翻

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

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塹復壘斷

其出入

重直龍翻斷音短

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

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

燒營遁還楊村

蜀主好為微行

好呼到翻

酒肆倡家靡所

不到惡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

倡音昌惡鳥路翻著陟略

翻

晉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呼

汜水環之

環音宦按薛史寶攻真定結營西南隅掘塹柵環之決大悲寺溝渠以浸其郭

內外

斷絕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

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

其人總言鎮兵五百餘人也

寶輕之不為

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

壞音怪

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

九域志鎮州南至趙州一百九十里

鎮

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昭

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為北面招討使以代寶

夏四月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宮承綱請

之蜀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

蜀主取何康之女其夫以之而

死取王承綱之女則承綱以之得罪女以之殺身通鑑屢書之以示戒

甲戌張處瑾遣

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

故營閭實營也

邀擊

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于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鎮

兵發矢中其腦

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孫策之中頗韓賢之斷脛李嗣昭之中腦皆以主將之重

而逞一夫之技以喪身善將者不如是也

嗣昭箛中矢盡

箛以盛矢音房六翻

拔矢于

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

殪壹計翻創初

良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

御進也

嗣昭遺命

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圜

任音壬姓也

使督諸軍攻鎮州號

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圜三原人也

史言任圜之才

晉王

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為北面招討

使命嗣昭諸子護喪歸葬晉陽其子繼能不受命帥父

牙兵數千自行營擁喪歸潞州

帥讀曰率

晉王遣母弟存渥

馳騎追諭之兄弟俱忿欲殺存渥

李嗣昭死守以全潞州撫養創殘葺理軍

府備有勲勞身死行陳之間晉王使其護喪歸葬晉陽

曾無喪死卹存之命此其所以兄弟俱忿也存渥晉王

同母

之弟存渥逃歸嗣昭七子繼儔繼韜繼達繼忠繼能繼

襲繼遠繼儔為澤州刺史當襲爵素懦弱繼韜凶狡囚

繼儔於別室詐令士卒劫已為留後繼韜陽讓以事白

晉王晉王以用兵方殷

以鎮州未下梁兵又來攻擾河上用兵之事方殷也殷威也

不得已改昭義軍曰安義以繼韜為留後

為李繼韜叛晉附梁張本

考異曰按潞州本號昭義軍今以繼韜為安義留後

蓋晉王避其父諱改之耳及繼韜降梁梁亦以為匡義

節度使今人猶謂

澤州為安義云

閻寶慙憤

以鎮州之敗也

疽發於背甲戌

卒漢主巖用術者言遊梅口鎮避災其地近閩之西

鄙

九域志梅州程鄉縣有梅口鎮與閩之汀州接壤近其新翻

閩將王延美將兵襲

之未至數十里偵者告之

偵丑鄭翻

巖遁逃僅免

五月乙

酉晉李存進至鎮州營于東垣渡

真定本東垣漢高帝更名真定其津渡之

處猶有東垣之名

夾呼沱水為壘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

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

以為刺史專事掎斂

掎蒲侯翻斂力贍翻

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

月徵其課錢而免其防守之勞

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

朗引兵夜度河襲之詰旦登城

詰去吉翻

執存儒遂克衛州

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

共城新鄉二縣皆屬衛州舊唐書地

理志曰隋割汲獲嘉二縣地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共城縣漢共縣也唐為共城縣九域志衛州治汲縣熙寧六年廢新鄉縣為鎮屬汲縣汲縣又有淇門鎮共城在州西北五十五里共音恭於是澶州之

西相州之南皆為梁有

九域澶州西至衛州二百四十里相州南至衛州一百五十里

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朗為衛州刺史

朗徐州人也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

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

州城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

闕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

斷音短

夾擊之鎮兵殆

盡存進亦戰沒

當是時晉兵彊天下鎮號為怯晉王杖順討逆宜一鼓而下也鎮人忘王氏百

年煦養之恩而為張文禮父子爭一旦之命史建瑋殞斃於前閭實敗退于後李嗣昭李存進相繼與尸而歸四人者皆晉之驍將也然則鎮勇而晉怯邪非也鎮人負弑君之罪知城破之日必駢首而就戮故盡死一力以抗晉晉以常勝之兵而臨必死之衆雖兵精將勇至於喪身而不能克是以古之伐罪散其枝黨罪止元惡者誠慮此也

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為北面招討使

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

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為內應密投縋以納晉兵

比明畢登

縋馳偽翻比必利翻

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

翦齊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于市

翦章

松翻磔
陟格翻

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

而葬之以趙將苻習為成德節度使烏震為趙州刺史

趙仁貞為深州刺史李再豐為冀州刺史震信都人也

苻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哀以

葬之

臣為君服斬
衰衰倉回翻

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臺趙人請

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寧

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

南一鎮習自取之

世固多有能言而不能行者符習陳義不苟而卒不能取河南一鎮是以

君子貴於踐言

乃以為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加李存審

兼侍中

十一月戊寅晉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

曹太夫人詣其第為之行服如子姪之禮

張存業平李克寧存顯之

難以此故曹太夫人深德之為于偽翻

晉王聞其喪不食者累日命河東

留守判官何瓚代知河東軍府事

瓚藏旱翻

十二月晉王

以魏博觀察判官晉陽張憲兼鎮冀觀察判官權鎮州

軍府事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濟陰趙季良

唐制

諸州有司錄司士司兵司功等諸曹所謂判司也
濟陰漢郡名隋置濟陰縣唐帶曹州濟子禮翻 季良

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脩
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
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悅
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是歲契丹改元天贊 大

封王躬乂性殘忍海軍統帥王建殺之

帥所類翻

自立復稱

高麗王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建儉約寬厚國人

安之

徐兢高麗圖經曰高麗王建之先高麗大族也高氏政衰國人以建賢立為君長後唐長興二年自

稱權知國事請命于明宗乃拜建大義軍使封高麗王
按徐兢宣和之間使高麗進圖經紀載疎略因其國人
傳聞遂謂建得國於高氏之後不知建實
殺躬乂而得國也詳見貞明五年考異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一